

第一章 灭门之祸

“夫人，守不住了，已经攻进来了！掌门让我通知您，赶紧带着公子走！”

“到底来了多少人，竟将我青云逼至如此境地？”

“只有……一……一个！”

“一个？我青云弟子上千，就单凭一个人？”白容惊讶地看着眼前脸色苍白的弟子，这是青云数一数二的弟子，个性沉稳，纵使是整个仙界同辈中，也鲜有敌手，何曾如此刻慌乱过，“到底是何方妖孽，敢犯我青云！”

“不……不是妖……”那人已经吓得话不成语，脸色更是雪一般地惨白，没有一丝血气。

“不是妖？难道是魔界中人？”

“也……也不是！”

白容皱眉：“不是妖，不是魔，难道还是仙不成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，是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行了！”这样问下去，估计也问不出什么，白容打断他的话，一扬手招来自己的剑，“我青云几千年的基业，一向除魔卫道，做的皆是造福六界众生之事，岂能在此刻低头。”说着就要冲出去。

“夫人！”跪在地上的弟子大惊，似是一下醒过神，立马起身相拦，“您……您还是快走吧！掌门说了，这是青云的劫数，只要您和公子能逃出去，青云就不会灭！”

“荒唐！”白容怒斥，“我秋水白容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！”随即握紧手中的剑。

“那……公子……”

白容迟疑了一下，看了一眼右方才八岁的儿子，幼小年纪的他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正好奇地盯着两人。白容脸上闪过一丝迟疑，眉心皱了皱，一咬牙转身御剑，大声道：“掌门现在何处？”

地上的弟子正要作答，突然一道空灵的声音插入，似是从极远的天边传来，又似近在耳边，声音清脆而透彻，像是可以穿透一切事物：“在这儿！”

语落，只见朗朗晴空中一时间百花翻飞，无数花瓣凌空起舞，青云仙山常植松，从不种花，此时却满天都是花瓣。一人自天际缓缓而来，青丝如墨，长发飘舞，血色长袍翻飞。

这是个极美的女子，美得令天地都为之失色，纵使六界众生，都找不出比她更美的女子，瞧上一眼，便可让人失魂。

白容却无暇顾及她的美貌，而是紧紧地盯着那人的脚下。她是赤足，一步步凌空而来，却像是走在平路之上，那白玉般的双足之下，每踏一步，半空之中便会盛开一朵赤色的红莲。步步生莲。

白容顿时明白了，为何上千弟子无人能拦下她，为何自己的夫君会让自己走。步步生莲，这六界之中只有一人会，她不是妖，不是魔，也不是仙。

“你是神族——赤姬！”白容的眼中霎时一片死灰，若是妖魔，她尚可与之一拼，但对方竟是那个从不出世的神，此时对抗只余可笑而已。神怒，恐怕前殿那里，已无生灵。

前方的人并不答话，眼神平静，像是一个路过的。她是看着这方，却没有焦距，眼中并没有白容的影子。她扬手一挥，抛出一物，骨碌骨碌滚出，停在白容脚边，露出一张暴突着双眼、表情惊骇莫名的脸。

“夫君！”白容惊呼一声，抱起地上的头颅，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，悲愤令她忘记了恐惧，转眼愤恨地看向前方，“赤姬！你是众界敬仰的神，为何要对我青云下此毒手！”

赤姬仍是不为所动，像是听不到她的控诉，那无神的眼里，仍是没有任何影子，空灵的语调平静安详：“犯我神族者，理当有此下场！”

“胡说！我夫君宽德仁厚，仙界敬重，从未去过神山，何来犯你神族一说！就算有，你何须灭我青云满门！”白容含泪反驳，小心地放下手中的头颅，握紧手中的剑，顿时身侧围绕上水柱，接着水柱似是化成千万利器。秋水白容，

正是她最厉害的招式，“纵使你是神，今日我也要讨个天理，以慰我夫君之灵。”

似是一缕清风吹过！天空仍是飞舞着花瓣，赤姬脚下的红莲仍是艳丽似火，一切如常，就连她身上的红衣，也仍是规律地飘着。

当！白容的剑却已经落了地，连同她的右臂一起。丈高的血柱，喷射而出，周身的水柱也顿时塌掉在地，化成普通的流水。

“啊！”直到自己的血喷在了脸上，她才后知后觉地倒地痛呼，她成仙已久，从未受过如此重伤。而且她自始至终，都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动的手，莫说是使用武器，就连动作，哪怕是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

“夫人！”旁边的弟子惊呼，连忙拔出佩剑，挡在她面前，“夫人快走，弟子来牵制……”
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身子却如赤姬脚下的红莲般绽放开来，四周皆是飞溅的血肉，落地的只余那把刚出鞘的剑。

白容瞪大眼睛，木然地看着在自己面前粉身碎骨的弟子，那空中飞舞的血色，还有赤姬那红衣。她这才看清，那哪是红衣，分明是被血染红的袍子，而那血正是自己门中的弟子还有自己的夫君的。

顿时悲恨已经超出了底线，因疼痛而扭曲的面容更加狰狞起来，她嘶吼着，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：“啊……赤姬，我杀了……”

哗！

似是花开的声音，刚刚还愤怒的身影已经消失，只留一地的血迹和半截断臂。

天地之间仿佛全安静了！

赤姬仍是站在半空中，淡淡地看着眼前满地的血红，眼里平静得兴不起一丝波澜。仔细看，那却不是平静，而是死静，目空一切的死静。她有着无比的美貌，也有着无比的空洞。

良久！

她抬头看向东方，似是越过空旷的天空，在凝视着什么，忽而眼里转过一丝柔光，原本冰冷如霜的脸上，竟奇迹般溢出暖意。

她久久不曾动，像是看着那个方向就已经满足。

直到，一把长剑抵上她的腰侧，划破血色的长袍，贴近冰冷的肌肤，她才回

过神来，低头迎上一双黑色的双眸。那双眸怯怯的，却闪着坚定的光，那双举着剑的小手还不断地抖动着。

唇瓣蠕动着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小孩不断地打着战，小手死死地握着那把比自己还高的剑，眼里有豆大的泪珠不断地冒出来。但只凭一个小孩，又怎能伤得了神分毫，那剑也只是抵到了赤姬的肌肤，就被巨大的灵气逼了回来。

咣当一声，小孩被弹飞到了地上，小嘴里不断有血冒出来。

未等男孩反应过来，一双修长的手已经掐上了他的脖间，那手指冰冷，感觉不到任何温度，如同赤姬那死寂的双眸。赤姬手上使力，男孩的脸顿时成了酱紫色，就连呼吸也是奢望，但那双墨色的眼睛，却是直勾勾地盯着赤姬，毫不示弱。

本想像杀他父母一样杀了他，关键时刻赤姬却不由自主地停了手。斩草不除根，只会留下更大的祸害，如这小孩的父亲刘念妄。她深知这个道理，如若不是当日的心软，她又怎会有今日之行。

但看着这个连近她身都做不到的小孩，她眼前顿时闪现出一个与他相仿年纪的身影。今日灭门的罪孽，势必殃及她心中所念之人，那倒不如……

她突然咧嘴一笑，无声，却艳似天界最美景象，手上一松，任那小孩顺势掉落在地，走近一步，低头看向那匍匐在地的小小身影。

“想要报仇吗？”

小男孩不说话，只是仰头看着那个高高在上的身影，狠狠地咬着自己的嘴唇，不让咳嗽逸出口。

好个坚强的小子。赤姬又止不住笑意，唇边却仍是冰冷，撩起一绺发丝，缠于指间，满身绝代风华：“六界之内，想杀我的人……不止你一人，其中自是不乏能者，他们尚且不能得手，以你的能力，纵使……耗上几千年、几万年，也伤不了我分毫！”

小男孩仍是不回话，只是那眼神更加紧迫地死盯着她。

“你……想杀我吗？”赤姬再笑，更加妖艳，但在那妖艳中又莫名地渗出一股神圣，她终究是神！

“想杀我的话，我便给你这个机会，不必你耗费千万年。这命……倘若你要，那便是你的。不过……我有个条件！”

天地混沌初开，序分六界：神、仙、魔、妖、人、鬼。其中以神为尊，仙为

次，人为主，鬼为偏，妖、魔乃外道。自太始纪元，各界相争，纷扰不断。后神界天帝一统六界，世间终享太平。

然各界怨念弥久不散，终汇聚成形，为魔神。魔神现，天下乱。天帝悲悯世人，率六界讨而伐之，封魔神于荒芜之地。奈何人间怨念不除，魔神终会重返人间。

天帝临逝，念念不忘，预言魔神再现之日，亦是新帝再出之机，世间安宁终会延续。

天帝崩，世道乱，六界各自为政，纷扰不断。其中以仙、妖、魔三界反目为最。神界赤姬以力而名闻六界，无人能出其右，众生仰慕之余亦知新帝诞生之处。天下讹传：新帝乃赤姬之后，神族之力源自血脉，食其血肉，得之神力。于是乎，赤姬动静遭六界虎视。

是岁，赤姬诞女于神山之顶，有红光直冲九霄，光华满天，红霞直至日落不散。众生惊呼，以为天帝再临之兆。该女名曰：妍汐。

经十年，神女赤姬再诞一女。孰料朗朗晴空被黑光笼罩，天地间动荡不安。地龙醒，海龙啸，花草凋零，诸界皆呈惨淡之象。实乃不祥之兆也！

未几，赤姬狂，灭青云满门，后无疾而亡，奇也。其所遗二女，长者才智出众，卓尔不凡，幼者相形见绌，泯然众人。六界皆厚其长而不齿其幼。

第二章 悄出神山

“少主，这是上哪儿去？”沉稳冰冷的语调响起，截住院中那个蹑手蹑脚往外挪的身影。

停住那只高抬的脚，璎珞不禁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任她百般小心，还是被发现了。随即她盈上满脸的笑意，转过头去：“福叔，我……只是随便走

走，随便走走！”

“随便走走？”走廊上，白发苍苍、仙风道骨的老者看了她一眼，眼神微微眯起，一脸不赞同，“前方就是山门，少主可不要随便走走就走越过界才是！”

“呃……呵呵！”璎珞嘴角抽了两下。

“今日乃是百年一次的七星聚天门之日。往年这个时候，百仙瑶池聚会。神界不涉足干预六界之事已有万年之久，望少主不要忘了尊主的嘱咐才是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璎珞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，福叔语气中的责备谁都听得出来，她当然也听得懂。

“现如今，六界并不是全然太平，尊主明白不应贸然插手，以免打乱六界的秩序，你是神山的少主，应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”

少主？为什么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主子？

“尊主乃六界至尊，平日的事已经忙不过来，少主聪慧，自然不会让尊主操心才是！”老者眼神一眯，言语之中已经不只是责备，而是带着警告了。

璎珞轻轻应声，很用力很用力地点着头，不去看对方那带着一丝厌恶的表情。璎珞拉了拉嘴角，稍稍让自己窃喜一下，聪慧？这是夸奖吧？一百年来，他头一次单独夸自己，而不是当着尊主的面！

璎珞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忽略那种感觉。她该高兴的！她伸手从腰侧从不离身的袋子里快速掏出一颗蜜饯，塞进嘴里。

那方，闫福不禁蹙了蹙眉，明明是一脉所承，为何两人相差就这么大呢？想到这儿，他不禁又叹了口气，对眼前的人显然已经没有任何耐心了：“少主明白甚好！”说完，一刻也不愿多留，转身往前殿而去。

璎珞撇撇嘴转身大步跨出山门，心里想着，尊主好福气呢！有这么关心她，死心塌地地追随她的人。嗯，很好很好！

她的小手又忍不住滑进口袋里，掏出一颗蜜饯往嘴里塞，让那味道弥漫整个口腔。听说蜜饯是最甜的东西，吃了会满嘴都是甜味儿呢。

瑶池仙会吗？往年她都是不愿去的，但听说那里的桃子不错，偶尔去溜达溜达，也不为过吧！想着，她便解下腰间一个葫芦形的佩玉，单手结印，念了几遍咒语才见手上的物体发出白色的微光，飞向半空之中，变成一个巨大的葫芦。

璎珞费尽力气，手脚并用才爬了上去，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，咧嘴一笑，露

出嘴角的两颗小虎牙。不错，这次她只念了四遍咒就解了玉葫芦的封印，比起上次来少了一遍呢，有进步，有进步！

她拉了拉葫芦上系的红色带子，葫芦晃荡了两下，升空而起，缓缓向天际飞去。一路飞一路晃，活像一个摇篮。

神山悬于北海中心之上，四面都是海水，出入必须腾云或是御剑而行，偏偏她学术不精，这两项她会是会，只是坚持的时间不长。北海甚广，为防飞到半路被迫下去观赏海景，她还是决定借助法器而行。这玉葫芦慢是慢点，却安全，至少不会半路掉下去。所以每逢出行，她必是坐这葫芦的。

看看已近正午的天气，唉！璎珞不禁叹了口气。这样下去不知能不能赶得上瑶池仙会，倘若今日是尊主驾驭这葫芦，相信用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吧！当然，她也用不着法器代步，腾云去更快。

想起她的法力，璎珞可是万分佩服，整个六界恐怕无人能出其右。难怪有那么多人愿意投奔她门下，即使只是帮忙跑跑腿，那也是万分荣耀的事。反观自己，像仙法之类的，没少学，偏偏一个都学不进去，不是她不用功，只能说是天分不够吧！至今连个御剑，对她来说，也是个吃力活。

“尊主真是厉害呢！”璎珞望着天际喃喃自语，又掏出一颗蜜饯塞进了嘴里。她正出着神，突然旁边一阵狂风扫了过来，眼前闪过两个影子，她一个不稳，差点一头栽下去观海景。她手忙脚乱地抓住葫芦上的红绳，这才险险稳住了身子。

头顶传来一声娇嗔：“我道是谁呢！”

前方不远处半空中，停着两个人，一黑一白，白衣的是名女子，长相很是清灵，只是眼神中隐含着一丝轻蔑：“哟！原来是传闻中的那位弃神呀！”咧嘴一笑，银铃般的笑声飘散开来，“早就听说，神山之上有两位主子，是世间最后的神族，虽是姐妹，却差异甚大。姐姐的神力，六界之内，无人能敌，妹妹则相形见绌。我本以为只是谣言……”说着，瞄了璎珞身下的葫芦一眼，眼睛一眯，笑得越加欢畅，“要不是看到你额心的神印，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原来……绌能绌到这份儿上！怪不得人人都称你为‘弃神’！”

璎珞摸了摸鼻子，稳住刚刚被吓乱的心跳，也不气，反而抬起头，对她咧嘴一笑，乐呵呵的。弃神啊！被抛弃的神。这句话经常听到呢！

“敢问二位，可是玉池仙人座下弟子？”

见她怒反笑，白衣女子微微一愣，听她问话，又高仰起头，哼声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原来真让我猜中，幸会，幸会！”璎珞中规中矩地行礼，“久仰玉池仙人大名，天界的女散仙本就不多，听说玉池仙人可是当中的第一人，道行高深，少遇敌手。仙人座下只入两名弟子——袁芙绮、李沛白！听说两人悟性极高，只百年的工夫，就已修得飞升境界，实属奇才。想必就是二位了！”

听她这么一夸，袁芙绮顿时看她顺眼了点：“算你还有几分眼光，可惜……”她瞥了一眼对方的额心，一声冷笑。

璎珞再次摸了摸鼻子，再探向额心淡淡的印记，自动忽略她后半句：“过奖，过奖了。两位的大名，早有耳闻！今日一见，果然仙姿卓越，实令在下羡慕呀！两位一眼就看透我额心的印记，可见传言不假，佩服，佩服！”她再度行礼，强烈表达自己与人为善的本意。

袁芙绮此时看她，早没了当初的厌恶，只是眉宇之间的轻蔑仍是不减，冷冷地再哼一声，也不好继续为难于她。她本意是想让她难堪，结果却一拳打在棉花上，讨了个没趣，随即意兴阑珊地撇撇嘴，拉了拉旁边黑衣的男子：“师兄，我们走吧！”

李沛白低头看了看那只绕上自己手臂的手，眉头紧了紧，不着痕迹地收回，再看向那方葫芦上，仍是点头哈腰的璎珞，眼色沉了沉。弃神吗？这个连他都可以一眼看出法力低微的女子，道行恐怕连个地仙都比不上吧！但她却是神！

他的眉心越加紧皱，转身飞身而去！

“师兄！”见他不等自己，袁芙绮气愤地一跺脚，随即追了上去，临走还不忘给璎珞一记白眼。

璎珞再度摸向自己的鼻子，瞧这鼻子的灰碰的，转手又从口袋里掏出蜜饯塞进嘴里，看着两人快速消失的身影，一边嚼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这袁芙绮是个美人呢，美人……丢起白眼来也是好看的。”她捏捏自个儿有些稚气的脸蛋，随即自嘲地嘀咕了句，“这是谁家没长大的娃呀？为何我就长了这么一张脸！”她若有尊主的哪怕万分之一，也能得意上一阵子吧！再次捏了两把，她摇头叹气！

像袁芙绮这样的仙子，璎珞看得多了，自视甚高，当然不屑与自己为伍，能不起冲突自是最好。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反正马屁拍得多了，也就

说顺溜了，说来说去都是那么几句。

唉！谁叫她学艺不精呢！学艺不精，学艺不精呀，看来她得考虑换个师父了，前提是某人不会直接踹她去喂鱼。

突然想起什么，她转身打开身侧装着蜜饯的袋子，急切地翻找起来，时不时袋子里还掉出几颗蜜饯。半晌，她脸色一喜，拿出一块勾玉。那玉通体纯白，周身隐隐泛着白光，一看就是仙器。

她忙向脖子上套，妥善戴好。玉一近体，只见她额心本就浅淡的印记，渐渐消失不见。她长长地呼了口气，这样行事就方便多了，她的目标只是桃子，像刚刚那样的事，还是避开为上。

瑶池已经近了，不远处宽广的海际断了，像是被人一刀斩开，这方仍是流水纷纷，那方却是一望无际的碧落深渊，漆黑一片，不入阳光。听说那处终年弥漫着阴邪之气，进入的无论是仙、妖、魔，从未有生还的。那也是六界之内唯一的禁地。

碧落之上便是瑶池仙山，飘浮在正中，五光流彩围绕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雅仙气。传说这山乃是开天辟地以来，天地灵气汇聚而成的灵山，所以独有它能飘浮于碧落之上。

璎珞收敛心神，驱动脚下的葫芦前进，一动念力，立马感觉到不对，葫芦不似之前平稳，剧烈地晃动起来。她以为只是暂时的，却发现葫芦不但在晃动，还在慢慢地缩小。

不会吧，她有这么倒霉吗？她心中一阵慌乱，立即默念起咒语，可是葫芦根本不买她的账，仍是缩小着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已经小得撑不起她的体重。

完了，璎珞心中哀叹一声，看来今天逃不开观海景的命运了。身下一个颠簸，她咣当一声直直地栽了下去。唉！学艺不精呀！

她正准备迎接海水的洗礼，眼际却染上一片黑暗，原本认命的心，顿时又心惊肉跳起来，她怎么忘了，这……这下面，可是碧落深渊呀！

救人……不对，救神呀！

耳边风声呼啸，她的身体直直地往下掉，纵使明白自己不至于毙命，但还是止不住慌乱，这一慌更是把原本就不甚熟练的咒语忘了个一干二净，反射性地闭上了眼，等待着没入那黑暗之中。

直到淡淡的清香萦绕鼻间，带着点熟悉的味道，她疑惑地张开眼。

一抹白影悄然飘落，白衣赛雪，只闻几声鹤鸣，只见几瓣桃花，还有空气中那淡淡的芳华。只是随意弹手一挥，她就停住了掉落，如浮云一般飘向那白影，转瞬之间，已经落在他的双臂之上，被接了个正着。

“姑娘，可安好？”似是泉水的叮咚之音，周身淡色的华光流转，伴着几瓣桃花，飘落于肩头，洁白如雪的仙袍似月光，柔和淡雅。

这般绝色，好似天生就是来祸害天下女性的，举手投足都是绝代风华，就算是静立着也是极美的风景。

时间像瞬间停止了，只剩眼际那纤尘不染的身影。唯一的动静便是她胸口那不断狂跳的心，咚咚咚！震得她耳膜生痛，原来——神也是有心跳的。

看着那张脸，她突然羡慕起那静躺在他肩头的花瓣来。

六界之中，有这样的人吗？她搜遍百年来的记忆，却仍是没有印象。她呆了，痴了，愣了，好似怎么都看不厌倦。

直到那泉水般的声音再度传来：“姑娘莫怕，这里虽是碧落深渊，但只要不掉下去，那阴邪之气也是伤不了人的！”说着，他弯腰放下手中的人，让她站在自己凝成的云彩之上，展唇淡笑，霎时，那笑容如白光闪耀，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。

璎珞反射性地伸手挡住眼睛，见他面露疑惑，这才不好意思地放下。发现两人过度亲密的姿势，她脸颊微红，微低下头：“谢谢！”

他对她笑呢！只是微笑对于她来说，从来都是危险的信号，她脚下不由自主地就退了一步。祸害呀祸害！这样绝尘的笑，她可受不起。

“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言谢！”男子客气地回应，扬手一挥，只见下方一道光飞了上来，他顺手接住，递给璎珞，“这法器，可是姑娘的？”

璎珞低头一看，正是自己那不听话的玉葫芦，点头：“是！”

“紫玉葫芦，可是难得一见的法器！”男子称赞道，“此物颇有灵性，只认一主，姑娘有幸得之，理当珍惜，切莫再掉了才是！”

“呵呵……”璎珞苦笑，她咋就不见这臭葫芦的灵性，“刚刚我就是从这上面掉下来的！”

男子一愣，反复看了看手中的玉葫芦，眉头一皱道：“姑娘可曾在这上面施过仙灵咒？”

仙灵咒？璎珞摇头，她学个驾驭之术都一个头两个大了，哪还会啥仙灵

咒啊。

“仙灵咒，乃灵性咒语，这紫玉葫芦本就是灵物，再施此咒，必将适得其反。它之所以恢复成玉状，必是因为此咒！姑娘确定没有用过此咒？”

璎珞突然想起刚刚那个白眼翻得很漂亮的美人，顿时明了那记白眼的真正含意。看来自己还是太笨！她咧开嘴角笑了笑，接过对方手里的玉葫芦：“或许是我以前用过，一时忘了，多谢！”想了想又道，“敢问这玉葫芦是不是以后都不能用了？”

“你放心，以它的灵性，两个时辰便可恢复！”

“哦！”这样她就放心了，这葫芦可是她唯一的飞行工具呢，要是毁了，就太可惜了。但是两个时辰……

她回头看了看还有段距离的瑶池，她要游过去吗？

“姑娘可是去赴瑶池仙会？”男子看了她一眼，一脸了然，“在下倒是可以送姑娘一程！”

送？他要送她吗？璎珞有些发愣，心里那堵墙自动就立了起来，顺口就问：“你是否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？”如果是的话，她会尽力。

“不能解决？”男子一愣，有些疑惑，“姑娘所言何意？”

“不是吗？那便是有想认识的人了！”

“想认识的人？”男子更加疑虑，正待问清楚，突然一声鹤鸣响起，不远处仙鹤飞舞，似是在催促着什么，他看了那方一眼，眉头微紧，有些急色，“在下有急事得先行，我用分云之术送姑娘去瑶池，不能亲自相送了，还望保重！”

“谢……谢谢！”璎珞忙道谢。

男子淡淡地牵动嘴角，虽只是礼貌性地一笑，却足以掩去日月的光华，仿佛他的身边又下起了花瓣雨，看得璎珞眼里一片桃红。

他只是挥手轻轻一扬，白衫翻动，如云般拂过眼前，脚下的云彩顿时裂成两半，一半留在原地，另一半则是随着她飞向不远处的瑶池。

男子那洁白不染纤尘的身影，渐渐地远离，璎珞这才猛然惊醒，后知后觉地大声道：“我……我叫璎珞！是璎珞！”

她揪紧了身侧的衣服，紧紧盯着他的脸，屏住呼吸，等着他的回应，等着他脸上出现同众人一般，或是厌恶，或是不屑，或是算计的表情。她是璎珞，神

山之上的瓔珞，弃神瓔珞。

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男子脸色如常，抱拳客气地回应：“在下白竹！”他展开嘴角，淡笑如花，瓔珞仿佛又看到了他身侧不断起舞的桃色花瓣，满眼之间都成了桃红色。

直到立身于瑶池的桃花树下，瓔珞仿佛才找回呼吸，缓缓地低下头看向脚下。那云彩已经消失了，她却仍觉得那处暖烘烘的。

白竹！他叫白竹。仙界中，白姓很少，她也从未听人说过“白竹”这名，应是刚刚成仙不久。而且他不御剑，各派出行大都是御剑而行，只有少数修炼不到家者，才会腾云，他也是吗？

他是不识得她，还是……不讨厌她？

难得……难得有人不讨厌她呢！那她可不可以……小小地期盼一下，就一下就好，期盼这世间还是有人……真心待她的。

只是因为她掉下去了，所以救她，而不是因为别的，更不是因为身后的某人。

救她，只因……救的是她！

但会是这样吗？

几乎立刻，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六界之内愿意接近她的人，都是打着同一个心思，想通过她看到她背后的某人。

她突然想起百年前一个和蔼可亲的地仙，摸着白花花的胡子，一脸善意，对她说愿意追随她的时候，她也像现在这般心花朵朵开，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世间竟是这般美好。百年时光对神或仙来说都不算什么，她的心花就这么开呀开呀，一晃眼那人已经是尊主门下客，往日的慈眉善目却再也寻不着踪迹，而她也不得不称他一声福叔。

她这才猛然觉悟，哦……原来自己只是一块绝佳的脚踏板。

自那以后，她就努力做好脚踏板，适应那种给人踏脚的命运！

她摸了摸自己脖间的勾玉，她已经很努力地强调了自己的名字，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，是真真不明白这个名字的含意，还是……认为这块脚踏板有着让他隐忍情绪的价值？

她自然不会做其他不实际的白日梦。那样纤尘不染的人，纵使现在只是个小仙，他日也定然不可限量，她还是远远地坐着看看，流流口水就行了，至于别

的心思，就算有，也要立马掐死在萌芽状态。

璎珞暗暗点了点头，又习惯性地伸手去掏蜜钱往嘴里塞，仍是吧嗒吧嗒地含着，像是要确定那蜜钱的甜似的，看向刚刚凝视的方向，眼里的桃红顿时消融不少。

“师父，师父……师父！”桃林中有人急行而至，声音中带着急切，见璎珞呆立空中，一把拉住她的双肩，一阵猛摇，“看见我师父没，我师父呢？他在哪里？”

璎珞一愣，看着眼前急切的青年，很客气地——摇头！

“怎么可能，我明明感觉到他的气息，怎么会寻不着？”他这才放开璎珞，冲到前面左右寻找起来，一边找，还一边喊着。久寻不着，他又折了回来：“你真的没看到我师父？我师父哦，你真的没看到？当真没看到，一定没看到？”

“呃……”嘴角抽了抽，璎珞尽量维持着脸上的笑容，“此处一眼便可看尽，也没看到任何人，况且我并不认识你师父！”

“什么？”青年一惊，哗的一下弹跳到半步之外，一脸惊骇地盯着她，“你你你……你居然不识得我师父？”

不认识他师父有什么奇怪的吗？璎珞摇头：“确实不识！”

“我师父呀！我师父暮子昕，白暮子昕！”他瞪大着眼睛，一副你罪大恶极的表情盯着她，“你真的不认识？当真不认识，确定不认识？”

“呃……”嘴角抽抽，璎珞拭去额头的汗水，点头。

青年面带怀疑，上下扫视了她一遍，像是想从她脸上找出些所以然来。盯了半晌，他斜眼轻眯，小声嘀咕了句：“你是从哪个偏远小缝里蹦出来的？”

璎珞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反复在心里默念：与人为善，与人为善……

半晌，他像是放弃了，脸如山崩般全线塌方，转身蹲在了地上，大声哀号起来：“师父，你你你……你老人家怎么可以又放我鸽子，徒儿千辛万苦才来到这瑶池，你居然一声不响就走了，一两次也就算了，这已经不下百次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怎么可以这样……呜呜呜……徒儿对你可是尽忠尽孝，从不敢违背你的意思，你上哪儿找这样的好徒弟去，你怎么就舍得一再放我鸽子，师父呀……”

璎珞满头黑线，看了旁边哭天抢地的人一眼，她非得在这里听他的哭诉不可

吗？退后一步，再退后一步，以测安全距离，她正欲转身，刚刚还沉浸在悲痛中不可自拔的人，突然站了起来，一把抓住了她的手。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他的声音一改之前的悲凄，洪亮得很，再一看那张脸，神奇，连点雾气都未沾染。他刚刚……真的在哭？

“瑶……瑶……”兴许是她太久没有出来了，世间连表情也流行多样化了？

“瑶池？”青年眉头一皱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遍，“你也是来参加瑶池仙会的？”

“呵呵……”

“像你这样的小仙也来参加吗？你是哪门哪派的？”

“暂时还未投门派！”

“那就是散仙啰！”他撇了撇嘴，一把拍上她的肩膀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“一看就知道你是头一次参加仙会，对不对？像你们这种闲散的仙人，在这样的大场面可是不怎么受待见的！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既然我们相遇，就算是有缘，以后我罩着你！走吧走吧！你随我一块儿去！”

“可……”璎珞指了指旁边的小路。

“可什么可？”青年再次打断她的话，“一看你就是门外汉，啥都不懂，仙会在这边！”一边念叨，一边走出树林，还不忘死拽着璎珞一起。

“那边……”

“快走快走！仙会已经开始半天了！”

璎珞还没来得及应声，已经被拖着走出了桃林，看看那条越来越远的小路，再看看身边大义凛然的青年，其实她是想说……那边有条近道。

璎珞原本想挣脱开，走那条路，偏偏他抓得紧，怎么都收不回手。唉！学艺不精，学艺不精！

“对了，我叫顾千凡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璎……”

“璎？算了，就叫你小璎吧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可要跟紧了，到时找不着我受了欺负，我可不管哦！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的！”

“……”

第三章 瑶池仙会

瑶池仙会，众仙云集，到处都挤满了仙人，天际处处祥云。璎珞本想捞个桃子就走，偏偏天不从她愿。

“小璎，小璎，这边这边！”

正走着，手上一紧，璎珞还未反应过来，已经被顾千凡一把拉到了角落的石椅上。

“可……”璎珞指指前方中心那又宽又大的方桌，再瞅瞅自个儿身前的小石桌。

“快坐下，快坐下，这里是最后的空位了，再不坐下就得站着了！”顾千凡才不管她的疑惑，一把把她按在椅子上。

“为什么不坐那里？”她指着前面空着的好几张桌子，那边又宽敞又明亮，视线又好。

她虚心请教，却迎来顾千凡一记超级大白眼：“那边是主位，只有上位的神仙，例如上仙啊，各派的掌门啊，或是有名望的仙人才能坐，我们当然不能坐那里！”

“是吗？”她往常就是坐那里呀！

“别说了，吃桃子吧！”他顺手拿起桌上的两个桃子，一个塞进璎珞手里，一个宝贝地捧着，“王母的蟠桃，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吃到的！每人也就一个，吃吧吃吧！”

璎珞被迫接住不足手心大的小桃子，再瞅瞅中心桌上那又大又红又水灵的蟠桃，咬咬牙，学艺不精，学艺不精呀，她忍！

“上位为何空了那么多？有谁没来吗？”五百年前她曾经来过一次，当时那处可是坐得满满的，她沾了尊主的光也算占了个上位，可现在那处却稀稀拉拉的，只有几人。

“有两个没来，那中央本来是要请神山的尊主的，但从二百年前，尊主已经不参加仙会了！自然是空位！”顾千凡耐心地解释起来，“冰天的冷安寒上仙也没有来，不过……那人还是不要来才好！”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，打了个寒战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你见过移动的大冰山吗？他就是那样的人，要见得先穿件棉袄再说！”说着，他又是一个寒战。

璎珞不再问下去，看了那边一眼，又生起个疑惑：“不是有四位上仙吗，为何坐在上面的只有两位？另一个也没来吗？”

“当然来了！”顾千凡突然有些生气地横了她一眼，“白暮上仙可是第一个来的！”

“白暮上仙？”另外几位她都有所耳闻，但白暮上仙却是第一次听到。

“白暮可是各仙派中，最有名的一个，门下弟子虽只有数千人，但个个都仙术卓绝，特别是上仙暮子听，早在千年前就已经修炼到上仙境界，怕是六界之内无人能及。”顾千凡说得一脸骄傲，好像那人天上地下无人能及似的。

暮子听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她在哪儿听过？

“四位上仙中，最早修得仙身的不是丹云上仙吗？”她看向上面一位默默喝酒未曾开过口的白衣仙人，论仙法，怕是以他为上吧？

“那……那是他运气好！”像是被踩中痛脚，顾千凡脸色一窘，死撑着脸皮反驳，“他是早出生了那么几千年，要不然哪轮得到他获得第一上仙的位子！”

“哦！”璎珞轻应了一声，不去与他争论，虽然他的话漏洞百出。不过经他这么一说，她到底是对那素未谋面的暮子听有几分好奇：“你不是说他是第一个来的，他人呢？”

她的话刚落，刚刚还一副慷慨激昂的顾千凡，瞬间像是霜打的茄子一样蔫

了，有气无力地回答：“走了！”

“走了！为何？”这仙会刚开始不久吧？敢情这白暮上仙像她一样，是来走过场的？

“我也想知道呀！”顾千凡一副恼怒的样子抓着头，“我要是知道，还用得着到处找吗？只不过是转了个身，他就不见了。他要是在，我也不用坐在这种角落里了。”

璎珞这才听出了点眉目，头上又开始黑线满布：“那个……白暮上仙是你……”

“我师父！”他噌地抬起头，骄傲地一拍胸膛。

一滴汗从额头滑落，璎珞弱弱地拭去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他独独觉得白暮上仙天上地下无人能及，原来是自家人。

“那边那位是谁？”璎珞岔开话题，指着最右座上的一名白衣女子问。上位上就只有她一名女子。

“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”顾千凡白了她一眼，皱眉道，“那是玉池仙人！虽然只是个散仙，但也是很有名气的，道行虽不及四位上仙，但也是仙界佼佼者。”

“原来那就是玉池仙人呀！”她仔细一瞧，果然发现她身后站着一黑一白两个熟悉的身影，难怪眼熟。虽然很想去请教一下仙灵咒的问题，但她细一寻思，自己是悄悄来的，如果让人知道她这个挂号的神连仙灵咒都不知道，恐怕福叔又得指着她的鼻子，骂她丢了尊主的脸了。缩了缩脖子，她努力把自己埋在人群中，低调，低调点好。

她突然觉得坐得远一点，或许是个好主意。

唉！学艺不精，学艺不精呀。

“话说回来！”顾千凡扫了她一眼，“你什么都不懂，到底是怎么修炼成仙的？”

“呃……运气，运气好而已！”璎珞继续擦着头上的汗珠，她还真真是运气好，用不着那么辛苦地去修仙，一出生就是不死的神之身，多好的运气呀！

学仙法她是屡学屡败，某人也从一开始的热切期盼，变成毫不抱希望，她就知道自己不是学仙法的料，很认命地接受自己踏脚板的命运，做一块完美的踏脚板。